

文津出版

文史哲大系六〇

陰陽五行 及其體系

【鄭芷人◎著】



2071.2

港台書

文史哲大系 60
鄭 芷 人 撰

陰陽五行及其體系



文津出版社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陰陽五行及其體系 / 鄭芷人撰. -- 增訂二版.

-- 臺北市：文津，1998 [民 87]

面；公分。-- (文史哲大系；60)

ISBN 957-668-497-8(平裝)

1. 陰陽五行

291

87000885

文 史 哲 大 系 ⑥〇

陰 陽 五 行 及 其 體 系

著 者 者：鄭 芷 人

發 行 者：邱 家 敬

出 版 者：文 津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地 址：台 北 市 106 建 國 南 路 二 段 294 巷 1 號

E-mail: twenchin@ms16.hinet.net

http://www.wenchin.com.tw

電 話：(02)23636464 傳 真：(02)23635439

郵 政 劃 撥：00160840 (文 津 出 版 社 帳 戶)

登 記 證：行 政 院 新 聞 局 局 版 台 業 字 第 5820 號

1992 年 12 月 初 版 一 刷

1998 年 2 月 增 訂 二 版 一 刷 · 2003 年 7 月 增 訂 二 版 二 刷

ISBN 957-668-497-8

新 台 幣 430 元

目錄

緒論	一
第一章 陰陽五行概念考釋	七
第一節 引言	七
第二節 陰陽的意義	八
第三節 近世學者對五行說之爭議	一一
第四節 訓詁考釋的進一步探討與結論	一八
第二章 鄒衍與董仲舒的陰陽五行觀	三三
第一節 鄒衍與陰陽五行	三三
第二節 陰陽五行與陰陽家	三九
第三節 董仲舒的陰陽五行說	四五
第三章 西漢的政治人物及知識份子	五九
第一節 秦始皇禁書、焚書及項羽燒秦宮室	五九

第二節	漢初皇帝之施政與其思想取向	六三
第三節	漢初的歷任相國丞相及其思想取向	七七
第四節	漢初的知識份子	八九
第五節	漢武帝與漢儒	一〇〇
第六節	劉歆與古文經	一〇五
第七節	結語	一一〇
第四章	白虎觀經學會議與白虎通	一一一
第一節	白虎觀經學會議	一一一
第二節	白虎通的五行思想	一三二
第五章	五行與樂律	一四七
第一節	樂律與周文	一四七
第二節	五聲與五行	一五二
第三節	十二律	一六三
第六章	天干地支的意義	一九一
第一節	天干地支與五行	一九一
第二節	地支的意義	一九二

第三節	天干的意義·····	一九七
第四節	蕭吉論五行·····	二〇〇
第七章	從歲星紀年到干支紀年·····	二一五
第一節	干支紀年與曆法·····	二一五
第二節	曆法與天象·····	二二三
第三節	歲星紀年法·····	二二七
第四節	從歲星紀年到干支紀年·····	二四〇
第八章	內經素問之「五運六氣」原理·····	二五九
第一節	「內經素問」的成書問題·····	二五九
第二節	五運六氣與陰陽五行·····	二六四
第三節	五運的原理·····	二六七
第四節	六氣的原理·····	三〇三
第五節	五運六氣的化合·····	三一九
第六節	結語·····	三三〇
第九章	天文星象與祿命法·····	三三九
第一節	祿命法之源統·····	三三九

第二節 星座與星象……………三四五

第三節 十二辰與紀時……………三五四

第四節 占星與祿命：晉書天文志的星象觀……………三六二

第五節 王充的祿命觀……………三六六

第十章 陰陽五行與中國祿命法……………三七九

第一節 從王充的論衡看東漢之術數……………三七九

第二節 天文占星與「星宗」推命術……………三八五

第三節 星宗祿命法要義……………三八七

第四節 陰陽五行與子平祿命法……………四〇四

第十一章 結論：陰陽五行作爲「一般系統理論」……………四一三

第一節 系統與理論系統……………四一三

第二節 從系統理論到一般系統理論……………四一七

第三節 陰陽五行與一般系統理論……………四二〇

第四節 系統性維思、科學概念與陰陽五行……………四二四

附 錄……………四二九

緒論

本書以「陰陽五行及其體系」作為研究的主題，主要是基於下列原因：

一、陰陽五行的思想對中國學術傳統所產生的影響，是沒有其他思想體系能夠匹敵的。雖然舉凡律、史觀、倫理、政治、氣象、醫藥、術數等，皆充滿著陰陽五行的成素，然而，對於影響中國已往的學術如此深遠的理論，卻不為當今學術界所重視。

二、距今約半個世紀前，當時的學術界祭酒梁任公認為：「陰陽五行說，為二千年迷信之大本營」。然而，任公此言是否正確？由於這是攸關二千年來的學術思想、茲事體大、故需要深入研究和評估。

三、數十年前，呂思勉、樂調甫、劉節、顧頡剛、錢穆、范文瀾、陳槃、童書業等諸先生，雖然對陰陽五行說有所論列，但是，這些學者們之研究工作，在哲學義理方面殊為不足。故若要從理論面討論陰陽五行，便需要深入各問題領域中，從而展示陰陽五行說在其中所擔當的角色。

四、撰者個人一方面一直用心於邏輯學、知識論、科學方法論以及科學哲學等學科，在另一方面，個人也一直以反省中國傳統學術思想為念。目前台港哲學界討論孔、孟、荀、宋明理學、佛老等書

籍文章甚多，獨缺對陰陽五行提出系統性的探討。於是，遂決定以此為題，並特別從方法論的觀點，分析陰陽五行說的理論結構。同時，也希望以此作為進路或範例，反省中國傳統學術在方法論上的得失。

本書包括了下述各子題：

一、「陰陽五行概念的考釋」：對「陰陽」與「五行」兩個概念的初始意義及其演變詳加考釋與反省，並分析「五行」原理的各種可能內容。

二、「鄒衍與董仲舒的陰陽五行觀」：鄒衍提出陰陽五行說，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為陰陽五行論的重要著作，同時董書影響兩漢思想甚大，故需專章分析討論。

三、「西漢的政治人物與知識份子」：由於陰陽五行說在兩漢極為流行，其原因實在與當時的知識份子及政治權力人物之思想取向分不開的。為了分析陰陽五行說流行於兩漢的歷史背景，遂以「史記」為資料來源，對西漢的政治人物及知識份子之身份背景詳作整理，這些資訊其實是研究兩漢的政治、學術、文化等之必須條件。最後並作了結論。

四、「白虎觀經學會議」與「白虎通」：公元七十九年，也就是東漢建初四年，漢章帝劉炆在白虎觀召開一次長達數月的經學會議，其後班固把會議之結論撰集成書，這就是「白虎通」。因此，白虎觀經學會議是一次官方學術會議。白虎觀經學會議之目的原在於「講五經同異」，然而，「白虎通」一書是以陰陽五行說作為理論基礎的。在這種情形下，分析參加該次經學會議之人物背

景，間接表明陰陽五行思想與東漢學術界之間的關係。本單元的研究資料除「白虎通」一書外，尚有「漢書儒林傳」、「後漢書儒林列傳」等。

五、「五行與樂律」：詳細分析五音及十二律理論的「三分益損法」，以及十二律的「隔八相生」之意義。進一步說明陰陽五行與五音十二律之間的理論關係，並對之作了理論上之評估。中國古代的樂律理論家企圖以陰陽五行作為音律結構的理論基礎，吾人不宜以「迷信」視之，因為概念的選用是有其傳統性的。譬如說，在西方的科學思想中，「以太」概念流行了二千多年，這個概念出現在亞里斯多德之前的古希臘哲學。在亞氏哲學著作中，「以太」被視為水、火、氣、土之外的第五種構成物質世界的要素。十七世紀，笛卡兒用「以太」來說明天文學或宇宙論的「旋渦說」。在光學方面，從十七世紀的惠更斯到十九世紀的 Thomas Young 的「光之波動」說，也用以太作為傳遞光波的媒體。十九世紀的物理被稱為「以太物理學」(Physics of ether)，那是因為「以太」概念成為當時多方面的物理學理論之基礎。從古希臘哲學到十九世紀的物理學，「以太」概念成為學術傳統上的概念。除非發現這個概念所意指的事物不存在，或有其他方面的理論困難，否則這個概念便一直應用下去。以陰陽五行作為音律理論的基礎，這可能是出於傳統上的需要、抽象理論的需要、或者是系統思維的需要。另一方面，從分析古代的樂律理論中，吾人可進一步評估陰陽五行原則之實用性或應用性。

本單元所採用的資料來源主要有管子地員篇、史記律書、律歷志、禮記月令、淮南子天文訓等古

籍。

六、「天干地支的意義」：干支在陰陽五行系統中的重要性表現於干支紀年法，黃帝內經的「五運六氣」論，及各種祿命法，皆以天干及地支所代表的陰陽五行之屬性，而進行推論。因此，干支的意義及其原理，便需要進一步加以釐清和分析。可用的研究資料有卜辭、史記律書、蕭吉的「五行大義」等。

七、「從歲星紀年到干支紀年」：這一章是有關曆法學及古代中國天文學的討論，主要在於展示：①歲星紀年法與干支紀年法之間的關係，②曆法與天文星象之間的關係，③干支紀年法之溯源及其演變。由於干支紀年法與陰陽五行理論之應用密不可分，故本單元是過渡到「五運六氣論」及「祿命學」之橋樑。本單元所應用的資料有尚書堯典、史記曆書及天官書、漢書律曆志、禮記月令、淮南子天文訓、爾雅釋天、後漢書律曆志等。

八、「五運六氣之原理及其方法結構」：「五運六氣」乃「黃帝內經素問」一書中的重要理論之一，其理論基礎也是立足於陰陽五行說。五運六氣說頗具「系統」意義，而且甚至可視之為演繹系統，其中的「演繹規則」不是邏輯律，也不是數學語言，而是陰陽五行的原則。因此，無論是從科學史、思想史或哲學史的觀點來說，「五運六氣」論皆值得吾人注意。

九、「天文星象與祿命法」：祿命法流行於中國社會有千年之久，而且深入社會各階層。明清時代之前，談祿命法者大皆為士人。李虛中、劉伯溫、陳素庵、萬育吾、沈孝瞻等，皆為一時之名士，

可能到清末才慢慢流入江湖，成爲術士糊口之工具。然而倘若從系統結構方面看，則把中國祿命法視爲哲學體系，實在當之無愧。當然，把中國祿命法視之爲哲學體，並不表示吾人贊同祿命法，也不是說祿命法的推斷有何準確性，而是認爲作爲一個定命論的理論體系，而且又深入民間各階層，則對祿命法的研究價值是值得肯定的。在這一章裏，吾人首先對祿命法的源流作了考究，然後從古代天文學的進路，說明中國古代的天文學與占星術之間有著不可分的關係，最後再從王充的祿命觀進入祿命法的討論。本單元所涉及的研究資料頗廣，主要有北周時代庾季才的「靈台祕苑」，宋代天文學家蘇頌的「新儀象法要」、晉書天文志、王充的「論衡」、後漢書方術列傳、北齊書的方技列傳及漢書五行志等。

十、「陰陽五行與祿命法」：中國祿命法的系統雖然繁多，然大抵可分爲星平兩宗。在星宗方面，本章以「七政四餘」爲代表，分析了其中的重要概念和原理，及其與陰陽五行之間的關係。子平法的體系也非常繁雜，然本章也試從典籍名著中展示其基本原理及其與陰陽五行之間的關係。至於文獻方面，則廣覽有關之曆法著作及明清時代的祿命學名著。主要典籍有：明代刑雲路所撰之「古今律歷考」，明代貝琳修輯的「七政推步」，明代徐光啓的「新法算書」、明代萬育吾的「星學大成」及「三命通會」，清代余春台的「欄江網」以及沈孝瞻的「子平真詮」等名著。

十一、「結論：陰陽五行作爲一般系統理論」：本章是全書的總結，並且從方法論的觀點，首先展示「系統」概念的意義以及「系統理論」的結構，進而說明貝特蘭腓(Bertalanffy)所倡導的「一般

系統理論」之要旨，以及「科學」概念與「系統思維」之間的關係。最後說明陰陽五行論雖然具有系統思維的架構（這是它具有積極意義的一面），但是，這種系統架構卻缺乏合理之理論基礎（這是其消極的一面）。

在此順便一提的是，本書對陰陽五行的論述，並沒有詳細討論「漢書」及「後漢書」的「五行志」。漢書的五行志有七卷之多，而後漢書的五行志也有六卷，然而，此二書的五行志卻非理論性之作，而是記述災異占驗之事。後漢書五行志的卷首也明言是續漢書五行志之作。至於天象占星的觀念，吾人從晉書天文志已見其端倪。

在方法上，由於本書不是以通俗讀物為導向，而是屬於學術的專題研究，因此，在概念的表達上，是以下述兩個原則為依歸：其一是注重概念之分析，譬如對「五行」二字之意義所作的分析便是。其二是無論是對有關問題的分析或理念之重建，皆力求證據，或依據已知的資料立論。力求持之有故，信而有徵。

由於陰陽五行所涉及之文獻資料非常廣泛，對中國傳統學術的影響至為深遠，本書之研究，希望能藉此拋磚引玉，祈請學術界同好指正和批評。

鄭芷人一九九二年十一月於

東海大學哲學系

第一章 陰陽五行概念考釋

第一節 引 言

近人對陰陽五行的討論，而其立論又為學者們所關注的，當首推梁任公^①。但是，任公對這個問題的文章之所以引起當時學者們的回響，原因除了他是當時學術界思想界的祭酒之外，還由於他的立論過於獨斷^②。然而，無論是梁任公、呂思勉、樂調甫、顧頡剛、錢穆、范文瀾，以至於後來的徐復觀先生，他們對陰陽五行的討論，並未深入分析陰陽五行在理論上的問題。梁任公甚至謂「陰陽五行說，為二千年來迷信之大本營」^③。從文字訓詁的考釋而談陰陽五行，近似於乾嘉路向，這個進路雖然重要，但卻非哲學的。文字考釋是有助於我們對陰陽五行說的了解，但這種「了解」是最初步的和基本的。或者，更落實地說，文字考釋只是為了解陰陽五行說的理論做準備工夫而已。

陰陽五行說不但是個哲學問題，而且這個問題在中國哲學思想史上的影響極大。從方法論的觀點看，陰陽五行說基本上乃屬系統性思考的表現，古代的思想家把這樣的系統架構作了多方面的應用，

例如歷史政教、醫學、命祿等等。本章的主要目的，是試圖從哲學的理論層次考察陰陽五行的意義。但在從事哲學的考察之前，則歷史性或文字訓詁的準備工作也是不可忽略的。

第二節 陰陽的意義

先從文字學方面看，陰是「闇」的意義，而陽則為「高明」義^④。梁任公認為陰陽二字即「𡇗」^⑤；此說其實乃出於段玉裁。依許氏說文，「𡇗」就是「霽」的簡體字，是「雲覆日」的意思^⑥；至於「易」，許慎認為是「開」的意思，段玉裁註謂：「此陰陽正字也，陰陽行而𡇗廢矣，闢戶謂之乾，故曰開也」^⑦。許氏把「易」釋為「開」，並不是很適當，因為「易」的象形字寫作，是由「旦」及「勿」二字構成，而「旦」即「日」，是意謂著太陽從地平線升起而「建旗」之意。至於「勿」，說文謂「勿，州里所建旗也」^⑧。故易字無疑是指當太陽從地平線上升起而「建旗」之意。

綜觀以上所述，則陰陽二字在文字學上原是分別指雲蔽日而暗及太陽之明照而言。這大抵就是陰陽二字的初始義。事實上，詩經中有些地方用到陰陽二字時，仍保持這些初始義。例如：

(1) 國風豳風七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

「……載玄載黃，我朱孔『陽』……」⁹。

(2) 周頌載見：「龍旂陽陽，和鈴央央」¹⁰。

(3) 邶風谷風：「習習谷風，以陰以雨」¹¹。

(4) 小雅正月：「終其永懷，又窘陰雨」。

「陰雨」故蔽日而昏暗，而「孔陽」或「載陽」的陽字，乃指「太陽普照」之意。由此「昏暗」與「普照」二義，可有種種不同的引伸（申）義。例如：

(5) 大雅卷阿：「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朱註謂「山之東曰朝陽」¹²，是由太陽之普照而引伸為日出之方向。

(6) 尚書禹貢：「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華陽黑水而惟梁州」、「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

此處「陽」字引伸為「南方」，而「陰」字則指「北方」。故「華陽」「華陰」乃分別指「華山之南」及「華山之北」而言。

(7) 老子書又謂「萬物負陰而抱陽」，「負」與「抱」皆為動詞，而「負陰」「抱陽」分別指「背

陽」及「向陽」之意。但其義其實又不限於此，因為下文謂「沖氣以爲和」，則此處之「陰」「陽」又可分別指二種抽象原則或二種物質條件，它們彼此可發生作用而產生變異。

(8)至於易繫辭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謂「陰陽不測之謂神」，則陰與陽便更明顯爲一對相反而又相成的本體論或宇宙論的普遍原則。在這個意義下，陰陽可指靜與動，也可指女與男、柔與剛，卑與尊等而言。

「陰陽」二字連貫在一起，最先大抵見於詩大雅的公劉第五章：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齒居允荒」。

「既景迺岡，相其陰陽」，景是影的意思，利用日影以進行測量；岡乃山岡。意謂登上山岡，利用日影而進行測量，以便了解方向位置等事項¹³。但是，此處所謂「陰陽」，明顯地不是後來易傳所謂的陰陽意義。梁任公謂「陰陽二字意義之劇變，蓋自老子始」¹⁴，此說大抵正確，因為把「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二句合起來看，則陰陽和合便產生變易，於是陰陽便成爲宇宙論或本體論的原則了，這點我們在上文已說過。值得在此一提的是：莊子天下篇中提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之說，然而，易經卦辭爻辭中只有中孚九二提到「鳴鶴在陰，其子和